

白日梦

7 1 D S | 控局者 |

老 谭

著

白日梦

7 1 D S | 控局者 |

屠 譚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楔子	001
chapter 1 四条人命	004
chapter 2 离奇的车祸现场	021
chapter 3 诊所里的秘密	035
chapter 4 文件夹里的艳照	057
chapter 5 关于爱情的种种谎言	079
chapter 6 失踪的女人	104
chapter 7 一个都不能活	128
chapter 8 内心深处的记忆	152
chapter 9 隧道	165



chapter 10	福利“怨”	187
chapter 11	被调包的子弹	208
chapter 12	生死博弈	227
chapter 13	藏匿多年的真相	250
chapter 14	愤怒的火焰	268

安东海又看到了那只猫，趴在窗台上，发出婴儿般细细长长的哭声。尤其是那双黝黑的猫眼，勾人魂魄。

他缩进被子，紧紧地捂住耳朵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。但他不敢出声，只是轻轻地抽泣。

一个佝偻着背的身影，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床前。片刻之后，掀开安东海的被子，冰冷干瘪的手在他背上游离着，然后又整个人趴在了他身上。

无边的暗夜里，那只猫的叫声越发凄厉。

在很多个这样的夜晚，安东海都在猫的哭声中度过。那种身体被撕裂的痛，让年仅六岁的他，早已心如寒铁。

安东海恨死了那只猫。在他梦里，已经无数次将猫杀死。

这个夜晚显得特别漫长。他害怕黑暗，却又特别期待夜晚的到来。因为，他可以尽情地做梦，在梦里遇见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朋友。他叫他哥哥，哥哥非常同情他，总是整夜整夜地陪着他，陪他说话，陪他做游戏。

“那只猫太烦了，几乎每天晚上都来烦我，害得我无法好好睡觉。”安东海对哥哥哭诉道，哥哥得意地说：“那是你的幻觉，它再也不会来烦你啦，因为我已经帮你杀了它。”

安东海大惊，原来，今天早上被发现死在外面老头床上的死猫，竟然是哥哥干的。他见过那只死猫，全身是血，眼睛也被挖掉了。

“你应该开心才对呀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做任何

事。”哥哥的建议好像总是简单粗暴，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说，“甚至，我可以帮你杀掉任何你想他死的人。”

安东海幼小的心灵，是没有这么多仇恨的，虽然他对目前的处境非常不满意。

“那个糟老头，他每晚都来欺负你，但你从来不敢告诉院长，如果我帮你杀了他，他以后就像那只可恶的猫一样，从你生活中消失。”哥哥还在极力怂恿，安东海听他说起那个老头，眼泪便又止不住往外流。

哥哥嘴里的糟老头，就住在房间外面，是福利院院长特意安排来照顾安东海的。

就在哥哥出现以前，老头刚从安东海的床上离开。

“不要再犹豫了，杀人很简单的，尤其是杀死那个毫无反抗力的糟老头，比杀死一只猫还要容易。”哥哥看着他通红的眼睛，“哥哥实在不忍心看你每晚都被糟老头欺负，这就去替你杀了他。”

“不要，不要杀人……”安东海虽然年幼，但也知道杀人是犯罪，是要受到惩罚的。

可是，哥哥已经起了杀心，根本听不进劝告，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勺子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昨晚，我就是用它杀了那只可恶的猫。本来想警告那个糟老头不要再欺负你，可他居然还敢来。今晚，我就要用这把勺子弄死他，挖出他的眼睛……”

安东海瑟瑟发抖，不敢吱声。

“你最好不要再说一句话，我决定的事没人可以阻拦。”哥哥眼里闪着寒光，紧握着勺子，朝着外面房间走去，突然又站住，转身看着他，“你跟我出来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杀死他！”

安东海不敢违抗，跟着哥哥走出房间，来到了糟老头床前。老头鼾声如雷，一长一短，像吹唢呐似的。

哥哥举起勺子时，又回头看了安东海一眼。安东海被吓得扭过头闭上了眼，

但又听哥哥说：“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这个糟老头是怎么死的。”

老头突然翻身，好像要醒过来。

安东海见状，更是被惊得张大了嘴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哥哥突然一手捂住老头的嘴，然后将勺子狠狠地插进了老头喉咙。

老头挣扎了几下，两腿一蹬，就瞪着眼睛，没了动静。

安东海捂住了嘴，大气不敢出。

“看看，杀人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糟老头欺负了你那么久，就这么死太便宜他了。”哥哥说完，又把勺子递给安东海，“现在，挖了他的双眼。”

安东海连忙推辞，后退了好几步。

“胆小鬼，哥哥知道你没这个胆量，逗你玩呢。”哥哥笑着，再次举起了勺子，朝着老头的眼睛扎了下去。

血，像自来水一样喷射而出。

安东海目瞪口呆，双腿发软，几乎站立不稳。

哥哥双手捧着两颗眼珠递到安东海面前，狞笑着命令道：“吃了它！”

安东海看着血淋淋的眼珠子，哇哇地吐了一地……

四条人命

六道镇的冬天很冷，也很漫长，大概从每年十月开始，到次年五月才会逐渐转暖。延续时间不长的暖季，气温也只有二十几度。常年生活在当地的居民，经常是还没从冰天雪地缓过劲来，新一轮大雪又来了。

大家都在这种不断轮回的天气状况下过日子，但谁都不会去抱怨老天的刻薄。何况，他们都习以为常了。要是换一种生活方式，可能谁都无法适应。

大雪是个节气，不一定真会下雪，却是六道镇最冷的日子。

在这种快把人冻成面瘫的天气里，能出来见面的都是生死之交。脑子里冒出这句话的人叫龙飞，此时正在雪地里艰难挪动脚步。

他想起这句成名于网络的段子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不过此言在理，他是刑警，很多时候工作就是与死人打交道。换作别人，这会儿估计龟缩在屋里烤火，或者吹暖气。可龙飞不行，就算天上下刀子，如果有案子发生，他都得亲自奔赴现场。

今儿天降大雪，而且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雪，意味着接下来气温会降得更低。老天爷却好像故意跟龙飞作对。眼看着圆圆满满的一天即将过去，突然从三层楼的窗口掉下来一个人。准确地说是个女人，落地时正好砸在雪地上艰难驶过的三轮车上，车主当场死亡。三轮车失控，又直愣愣撞向路边的小饭馆，将正在门口玩耍的五岁孩子撞飞。

三轮车车主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，死的时候车还没熄火，车身翻滚在地，车轱辘还在不停地转动。

这下可好，活生生三条人命，给寒冷的冬日平添了一份肃杀之气，这白色的世界变得更加寂寥、凄凉。

血染红了雪地。雪花借着疾风飞旋，很快就将血迹覆盖。

人群远远围观，死者家属的哭泣声此起彼伏。两条大野狗闻见了血腥味，从人缝中挤进来，东瞅瞅西看看，突然间扭头便跑，还发出阵阵哀鸣。

龙飞摘下眼镜，擦去了镜片上的雪花，冷眼查看着现场，眼神扫过每张面孔，最后落到满身血污的孩子身上。孩子的父母坐在雪地上号啕痛哭，呼天抢地。

龙飞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雪花落在脸上，凉飕飕的。

回到空荡荡的屋里，没有温度。

龙飞进门时习惯性地摘下眼镜，担心镜片被雾气蒙住。他想喝杯热水，但提起暖水瓶，才发现瓶子是空的。放下暖水瓶，全然没有任何心情，双目失神地看着窗外。

许久过后，怅然若失地关好虚掩着的窗户，一股强冷的空气扑面而来，眼前又不自主地浮出现场的三具尸体，心情更是异常冰冷，尤其是想到那个死去的孩子，心里凉飕飕的，饭都没吃就躺下了。被窝很暖和，他把自己裹得紧紧的，却仍然觉得冷，脑袋里像缠着一根根绳索，密密麻麻的，导致他仍然无法合眼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他像往常一样出门，右转，然后买了几个包子，拿着边走边吃起来。

今儿是节气中的小雪，天气预报说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。龙飞倒没觉得气温跟昨天相比下降了多少，可还是缩了缩脖子。他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慢行，不知不觉间又移步到了昨天的凶案现场。这是他上班的必经之路，站在马路对面，回想着昨日的命案，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。

大清早，街上没人。昨晚又下了雪，雪面像粉刷了似的，很干净，一尘不染。现场被昨夜下的雪覆盖后，一切如新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
一天之中，不大的六道镇平白无故地少了三个人，也许除了死者的亲属，没多少人会在意这件事，充其量只是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。

龙飞也如此认为，相对于他的职业来说，活人和死人最大的区别是，活人有温度，死人没有温度。其实他明白这是错误的理解，也多次纠正这种错误的想法。可这是职业病，他常常告诉自己，把自己当成一个没有情感的刑警，遇到案子才不会感情用事。

正上方头顶的窗口，窗户依然敞开着，像两片孤零零的翅膀，在寒风中微微颤抖，扑闪扑闪的。

那女子昨天就是从那扇窗口突然落地，然后顺带搭进了另外两条人命。搭进去的两条人命死得很冤。街头巷尾讨论最多的点也是这个，反而很少有人去关注女子的死因了。

但是这个，却是身为警察的龙飞，接下来需要考虑和追查的问题。

龙飞去过楼上，死者独住，暂时还无证据证明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，所以无法给案子定性。即便如此，龙飞在潜意识里已经认定女子是他杀，他一向相信自己的直觉，而且这种直觉几乎百发百中。接下来，他需要的是证据，证明自己猜测的关键证据。

这是极其无聊的一天，除了三条人命的大案外，其他小偷小摸的案子全都

没有。

在过去很多个像今天这样的普通日子里，龙飞经常会去大街上溜达，无所事事。看着人来人往，钟表里的指针从上班走到下班，没人搭理他，他也不想搭理别人。像是发呆，也像在思考。

龙飞不是个爱搞笑的人，准确来讲，应该是个十分严肃的人，但又常常觉得自己很可笑。至于可笑的原因，无外乎在别人眼里，身边所有人都把他当空气，随便一口就能吹散的样子。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孤独，这种孤独感如影随形。也许这归咎于他自己，因为很多时候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想出门，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，像个隐者。

可是有案子的时候，他必须去现场勘察，就比如说今天。他把头埋在地上，陷入沉思之中，很久都没有动一下。

他闻着血的味道，冷冰冰的血腥味。

突然间，他又不确定了，死者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？如果是他杀，凶手到底是什么人？

自杀的方式也很多种，烧炭、服毒、割腕，或者上吊。

杀人的方式也有很多种，刀杀、枪杀、勒死，或者下毒，为什么凶手要将死者抛下楼？万一死者没死成，凶手岂不是暴露了？

龙飞在心里骂娘的时候，仍然毫无线索。

这雪像是调皮的孩子，快到下班时下得越发张狂，裹着风，打着转儿往屋里钻。

龙飞通常不会这么早回家，更别提像今儿这种状况。他站在派出所大门外不远的地方，瞅着警员们三三两两地离开。他不想进门，又独自在风中矗立了会儿，直到实在站立不安才打算回家去。

他裹着衣领，像个蹒跚的老人。

突然感觉肚子有点饿了，咕咕直叫，身上热量不够，明显感觉到丝丝寒意。在右手边不远处，有位拾荒的老人正在垃圾桶里翻找。

龙飞时常看到这位老人，但老人好像从未注意过他的存在，也从未往他这边看过。

老人的家人呢？死了还是联系不上？他想起孤独的自己，竟然对老人的身世产生了兴趣，于是边走边思忖，突然一个踉踉跄跄的身影迎面而来，径直跟他撞了个满怀。他控制不住，脚下一滑差点摔倒，再往前窜了两步才稳住身形。撞他的人显得很笨拙，趴在地上，吃力地站起来，一句对不起也没有，二话没说扭头就想走。

龙飞隐约见此入神色慌张，于是紧走几步抓住了对方胳膊，不悦地问：“干

什么呢？撞了人一句话都没有就想走？”

男子看着派出所的方向，扯着沙哑的嗓子，唯唯诺诺，而又万分焦急地嚷道：“对、对不起，我报案，我要报案！”

龙飞听说他报案，于是愣了愣，职业习惯促使他盯着男子的眼睛问：“早就下班了，这个点儿，报什么案？”

男子个头不算高，跟龙飞差不多。

他回头望着派出所的大门，果然见漆黑一团，于是狐疑地看着龙飞，眼神沮丧，唉声叹气地嘟囔道：“真下班了……”

龙飞见他不像撒谎，于是松开手说：“我是警察，有什么事跟我说也一样。”

男子听他如此一说，随即瞪大了眼睛，眼里闪烁着慌乱的表情，仿佛再次确认他的身份后，才鼓起勇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、我老婆死了。”

又是一起命案！龙飞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内心竟然隐约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，但他压抑着兴奋的表情，眼珠子一转，想了想，沉声问：“怎么死的？”

男子摇摇头道，两眼无神地说：“不知道，我打电话报案没人听，只好来派出所……”

龙飞一跺脚，毫不犹豫地催促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走，快走，马上带我到现场去。”

昏黄的灯光凌乱地洒满大街。从两栋房屋中间的缝隙中穿过，前面是一座小桥，小桥下面的水流被冻住了，低矮的岸边布满了亮晶晶的冰凌花。因为是穿堂风，桥面结了冰，很滑。

龙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桥，寒风呼啦啦地刺在脸上，生疼生疼的。

屋里的灯亮着。龙飞跟着进门后，才发现这个不大的地方是修电脑的，屋里很乱，正对面是个柜台，柜台上摆满了与电脑相关的物件。他跟着男子绕过柜台，进了里屋，看到躺在地上的尸体，尸体下面全都是血，大片大片的，有点像散落的花瓣。

男子站在一边，眼里噙着泪水，表情木讷地盯着地上的女人。

龙飞蹲下身，端详着那张瞪着眼睛的面孔许久，终于起身转向男子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

男子声音悲伤而低沉地说：“安东海。”

龙飞又转向这间屋子，最后目光重新落到女人脸上。说实话，那张脸还颇有几分姿色，只不过此时已经冰冷，而且显得无比苍白。死者的丈夫，也就是刚刚自报家门的安东海，满脸痛苦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，本来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……”

他努力回忆过，却仍然不记得自己到底出门干什么去了。

“你什么时候出的门？”龙飞盯着他的眼睛问。

安东海盯着妻子的尸体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，若有所思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什么时候出的门？”

汽车在雪地上匍匐前行，车轮硬生生地摩擦着雪地，卷起的泥泞溅满了绿皮车厢。

喉咙里涌出一股咸咸的味道，那种感觉让安东海觉得恶心。车门把手是冰冷的，但被他握了很久，竟然有了一丝温度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车门边缘，那是门和门框相接的位置，锈迹斑斑。他的眼珠好像被钉在了那里，渐渐的，恍然间看到有暗红色的液体在流动。在那一瞬间，他发现自己走神了。再定睛一看，才明白那些暗红色的物质只是铁锈。

“有人吗？有人吗……”

他无力地叫嚷着，声音由大变小，渐渐的，只能看到嘴唇在动，声音却被一张无形的网给淹没了。

一阵眩晕突然袭来，他再也坚持不住，眼前一黑，情不自禁地栽倒下去。

砰——

头撞上了什么东西，也许是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板，晕晕乎乎的，还隐隐有点疼痛。

“师傅，你怎么开车的呀？”

安东海被一个充满抱怨的声音惊醒，眨眼环顾四周，猛然清醒，回到现实，陡然明白，自己正在剧烈颠簸的汽车上。

轻揉着疼痛的额头，庆幸刚刚只是做了个梦。

幻觉，又是该死的幻觉。

他看着车窗外，此刻陡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必须趁着自己清醒的时候回家去。要不然就会迷失方向，或者，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了。

安东海使劲闭了闭眼，暗自叹息了一声。

最近以来，头痛的情况偶尔会发生，多数是在受到碰撞和刺激之后。伴随而来的就是幻觉，思绪在幻觉里反复翻转，继而把自己推向万丈深渊。在那之前，他的头从未像现在这样疼过。他怀疑自己脑袋里长了东西，比如说肿瘤。他经常这样怀疑自己的病情，疑心病是越来越重，还担心到时候脑子里没长肿瘤，倒是把自己吓成了神经病。

他很苦恼，竟然忘记在车上待了多久，耳边闹哄哄的，鼻子里也全都是汽油味，加上整车厢里人的气息，各种乱七八糟的怪味儿混杂在一起，实在难闻。他没有座位，从梦里醒来就一直站在门口，两手紧紧地攥着近前的座椅，直到刹车时脑袋撞在门上醒来，想抬起手臂，却早已不听使唤。

无数只蚂蚁在血液里游走，又酥又麻。

安东海肩上挂着个袋子，袋子里装的是他从县城进的配件。

他去县城进货，每次都坐同一辆车，走同一条路，住同一家旅馆，所以他认得这辆车上的司机，还有那个永远涂着血红色口红的女售票员，腰上挎着个黑漆漆的小包。她每次都端端正正地坐在驾驶员背后，面朝乘客，仿佛在审视每一张脸。除此之外，路边的店家和每家店铺里卖什么，他也还依稀有点印象。

他记住了这些人，但从来没有跟他们搭讪过，包括那个女售票员。这一点都不奇怪，至少他从来不会去想别人是否记住了他，也从不想别人是否会跟他打招呼。

他的生命中，除了小艾，没别的朋友。当然，前来找他修理手机等电器的顾客不算，他是不可能跟客人做朋友的，至少此前从未有过。他经常忘记很多事，但唯独不会忘记小艾是他老婆。

想到小艾，他的心已经飞回了家。

一块破旧的指示牌，箭头指向六道镇。牌子上面不知被什么东西撞了个洞，洞口很不规则，显得特别刺眼。那个不规则的洞有拳头大小，也许是人为的，或者是天灾所致。总之，在他眼里，那块指示牌就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，耷拉着脑袋，立在道路旁边，冷清而孤独。

他的心，也像那块指示牌破了个洞。

他两眼炯炯地看着车外面，思绪正在天马行空，突然又想不起自己怎么会在车上。他明明记得仅仅在旅馆里睡了一夜，心里还老惦记着怕掉了车，但一觉睡过去后，根本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清醒过，更不记得怎么就会在车上了。

他没听说过时空穿越这个词，但潜意识里已经认为自己身上一定发生了奇奇怪怪的事，否则为何中间那么长的记忆都成了空白？

有人开了车窗玻璃，一股冷风趁机钻进车里。

安东海戴了顶帽子，只露出无精打采的眼睛。他身上的这件军绿色军大衣也不记得是多少年前从哪儿淘来的，袖口和领口都被磨得泛白。但是很暖和，在这样的季节，需要这样穿才能保暖。

他还在极力回忆，希望想起自己是怎么到了车上，但压根儿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离开六道镇去县城的。

两天前吧，应该是两天前！

他强迫自己接受这个答案。这段时间的记忆，全都浓缩在了两天之内。而两天之内的记忆，又全被他压缩成了几个点。几个点相互串联，最终成了他这段时间的记忆。

安东海满脑袋都是碎片，太多太多的事想要被记起，可都像裂了缝，无法成型。他想把碎片拼凑起来，但始终无法达成所愿。

汽车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爬行，像蜗牛一样。安东海的心也像蜗牛，顶着厚厚的壳子，壳子下面是一副冷冰冰的躯壳。他睁开眼，目光再次落到前面满脸冰霜的女售票员脸上。

售票员好像正盯着他！

我有买票吗？难道我没有？安东海在偷瞟售票员时，意识到自己被售票员盯住，明明不想回应那双刻薄的眼睛，想装作非常自然的样子，却变得越来越不自在。他这样做，其实更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买票，但又不好主动开口询问，情愿那个女人能亲口跟他说话。

他开始在口袋里摸索。没有找到票根，所以他还是不敢确定自己到底买票没有。但他摸到了钥匙，还有一部手机，另外就是个钱夹子，里面应该没剩下多少钱。他掂量着肩上不轻不重的袋子，在心里暗自回忆这些东西到底花了他多少钱。

小镇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视野中。镇上的房屋普遍不高，顶多两三层楼，错乱地排列在山坳的雪地里。目光掠过小镇，远处是崇山峻岭，再往更远的地方看，则是黑压压的云层，云层和山峦融在一起，没有清晰的界线。

轰——

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被突如其来的撞击声惊醒。

这声巨响，源于汽车的突然失控，车轮紧贴在路面，试图停下来，但仍然摇摇晃晃地滑向路边，撞上立在田坎边的一棵大树，戛然而止。

雪花从树上哗啦啦地落下，天女散花般翩翩起舞，但有几块积雪落在车顶，像砸下的硬石，发出重重的声音。

谁也没料到快到达目的地前会发生变故，受到惊吓的乘客东倒西歪，还以为这次要完蛋了，闹嚷声顿时此起彼伏。

安东海先前被撞的脑袋余痛未消，再次受到撞击，身体紧贴在门上，像块狗皮膏药。

车门开了，站在门口的安东海，被惊魂未定的乘客们挤出门外，踉跄着差点

摔倒。他脱离了车体，转身看着受伤后正在冒烟的绿皮车，怅然若失。

受到惊吓的司机，像个木头人，瞪眼看着碎裂的车前挡风玻璃，久久没回过神，以至于都忘了熄火。

安东海看着冒烟的车头，耳边充斥着汽车的马达声。

他的思维很奇怪，虽然也受了惊吓，但总算没有被人追问买票的事，所以他松了口气，变得有了底气。

他的奇怪的思维和逻辑，像极了一位心理医生跟一位洁癖患者的对话。医生问病人为什么每晚睡觉之前都无比担心房门锁好没有，难道是害怕小偷登门入室？

病人回答：“不，我并非害怕东西被偷，而是担心小偷进屋后会把我的房间弄脏。”

看吧，多么怪异的思维。

安东海最近正是被这种怪异的思维搞得心烦意乱，魂不守舍。

此时的他，站在雪地里，望着周围熟悉的一切，明白自己总算是顺顺利利地回到了六道镇。

不远处，有一座尖形屋顶的房子，据说是教堂，当年还有外国传教士，不过现在荒废了。教堂是安东海的参照物，每次回来，看到教堂，便知道自己没有迷路。只是安东海从来没有进去看过，虽然就在小镇的另一头，而且离他的修理店并不远。

他背着袋子，高一脚底一脚地踩在雪地上，脚底传来有节奏的声音。从车站离开，再没有别的交通工具。两条腿不听使唤，就像脚下的积雪，软绵绵的。

他再次抬头望向教堂，那就是家的方向。

安东海路过包子铺时，闻到香味儿，才感觉有点饿了，他不记得自己多久前吃过东西，但饥肠辘辘的感觉是最为真实的，所以停下来买了个包子。他以前经常光顾这家包子店，只是很少跟老板搭讪。他摸出皱巴巴的钱递了过去，接过包子，谁知老板有事没事主动问他：“这次怎么去了这么久？”